真正纯美阅读

纯美阅读

用心体会文字之美

（苏）高尔基◎著

郭漫◎改编

童年

Childhood



丑陋、卑鄙和健康、善良一同长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地上，后者点燃了我们的希望，幸福离我们不会永远遥不可及！

航空工业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- 《朱自清散文集》
- 《鲁迅文集精选》
- 《唐诗宋词三百首》
- 《柳林风声》
- 《鲁滨孙漂流记》
- 《格列佛游记》
- 《爱的教育》
- 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
- 《昆虫记》
- 《绿野仙踪》
- 《一千零一夜》
- 《绿山墙的安妮》
- 《海底两万里》
- 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
- 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
-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- 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
- 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
- 《汤姆•索亚历险记》
- 《古希腊神话与传说》

真 正 纯 美 阅 读 体 会 纯 粹 的 文 字 之 美

(苏) 高尔基 著

童 年

郭漫 改编



航空工业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阿廖沙 3 岁时失去了父亲，母亲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家。在外祖父家，阿廖沙只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。他的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这种生活，便丢下他离开了。在这种污浊的环境里，外祖母给阿廖沙的影响是最深的。外祖母善良、正直、热爱生活，她坚信善良终会战胜邪恶。母亲在某一天突然回来了，母亲的再婚使阿廖沙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外祖父彻底破产！为了糊口阿廖沙放学后去拣破烂，这也招致了学校的非难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年级，就永远地离开了课堂，投身于“人间”去闯荡了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/(苏)高尔基著;郭漫改编. --北京：航空工业出版社，2012.1
ISBN 978-7-80243-840-8

Ⅰ.①童… Ⅱ.①高…②郭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缩写 Ⅳ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7093 号

分类建议少儿·课外阅读

童年
Tongnian

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　100029)
发行部电话:010-64815521　010-64978486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2012 年 1 月第 1 版　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787×1092　1/16　印张:10　字数:260 千字
印数:1—10000　定价:1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

前言 Foreword

高尔基·马克西姆（1868–1936），原名阿列克塞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。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社会主义、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，苏联文学的创始人。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，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，培养文学新人，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。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。其代表作有散文诗《海燕》，长篇小说《福玛·高尔杰耶夫》，中篇小说《奥古洛夫镇》及剧本《小市民》、《底层》、《仇敌》，自传体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等作品。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它写的是高尔基幼年时期从3岁到10岁这段时间的生活：失去父亲之后，母亲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家。在这个家庭里，阿廖沙只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。他的母亲不堪重负离开了家，即使在这种污浊的环境里，依然还有另外一种人活着。这里有乐观、纯朴的茨冈；正直的老工人格里高里……在这些人当中，对阿廖沙影响最深的是外祖母。外祖母所信仰的上帝是可亲可爱的，而外祖父信仰的上帝不相信人类，只相信惩罚。母亲在某一天突然回来了，母亲的再婚使阿廖沙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母亲婚后经常被继父打，由于和继父不合，阿廖沙又回到了外祖父家，这时外祖父已经彻底破产。为了糊口阿廖沙放学后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拣破烂卖。这种生活让他感受到了友谊和关怀，但这也招致了学校的非难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年级，就永远地离开了课堂。这时候他的母亲逝世，埋葬了母亲之后，他便投身于“人间”去闯荡了……

《童年》是一本独特的自传，通过一个儿童无邪的眼光，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，描绘了许许多多小市民丑陋和愚昧的生活风貌以及当时俄国的宗教、丧葬等民风民俗。它复原了一个时代、一个家庭里的一段生活。这段生活中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人公。无论是美的，还是丑的，都同时站在了读者面前，冲击着读者的心灵。

编　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第 1 章 姥姥的出现 …… *001*

第 2 章 凶残的姥爷 …… *004*

第 3 章 我的朋友——茨冈 …… *016*

第 4 章 我心目中的姥姥 …… *032*

第 5 章 姥姥、姥爷的童年 …… *042*

第 6 章 米哈伊尔舅舅的真面目 …… *054*

第 7 章 姥姥、姥爷的两个上帝 …… *061*

第 8 章 外婆的童话 …… *071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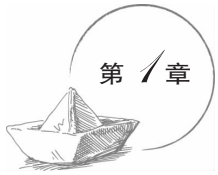
第 9 章 我和我的朋友们 …… *084*

第 10 章 母亲回来了 …… *098*

第 11 章 姥姥口中的父亲和母亲 …… *117*

第 12 章 她改嫁了 …… *130*

第 13 章 艰难中的友谊 …… *145*



第1章 姥姥的出现

在一间昏暗狭小的房子里，我的父亲安静地躺在房间地板上。他穿着一身白衣裳，光着脚，手指无力地弯着；他那双快乐的眼睛现在却紧紧地闭上了，看上去像两个黑洞；龇着牙、咧着嘴，像是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父亲旁边，正在用我常常拿来锯西瓜皮的那把小梳子，为父亲梳头发。她围着红色的围裙，粗声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里流出来。

姥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浑身都在发抖，连同我的手也抖了起来。她要把我推到父亲的身边去，可我不愿意去，因为我心里害怕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慌感。

我不明白姥姥反复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“孩子，快跟爸爸告别吧，他还很年轻，可是却死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直都相信姥姥说的每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挺奇怪的，但是也挺好玩的。

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姥姥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是哪儿的呀？”我问。

“尼日尼，我坐船来的，水上面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？坐船？这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。沿着楼梯能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头就会向下栽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我怎么成小鬼了呢?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!”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了这个和蔼的老人。我希望她能立刻带我离开这儿，因为我在这儿真的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嚎啕声吓得我心神不定，我从来都没有见她如此软弱过，她的性格一向是严厉的。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硬得很，手劲也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的。可是如今不行了，衣服凌乱歪斜，乱七八糟；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一顶亮亮的大帽子。现在，头发都粘在赤裸的肩上了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甚至都碰到了父亲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半天了，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地为父亲梳头发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门外嘁嘁喳喳地站着好多人：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!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帘子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帘子被吹了起来，发出瑟瑟的声音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以前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：我们玩着玩着，天上突然出现一声雷鸣，吓得我大叫一声。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并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的!”

刚想到这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可是却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，脸色惨白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!关上门。”

我一下子跑到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了。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!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，挺住!”

这一切都太可怕了!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是父亲仍是一动都不动，好像还在笑!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，母亲站起来了好几次，但是又都倒下了；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了一个孩子的哭声!

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于是点着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就记不清了，也许是因为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的另外的记忆，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。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还爬到了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墓旁边的有：我、姥姥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下着命令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，往坑里填土。

姥姥又哭了起来，用头巾捂着脸。

土落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很快又被土块打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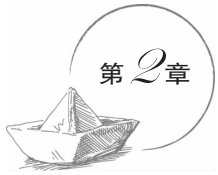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

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因为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，她默默地站在那儿。坟坑被填平了，可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地，啪啪地直响。



第2章 凶残的姥爷

如今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我自己都难以置信，我努力地去想，也许是我记错了，那不是真的。可是，事实终归是事实。

那是一段由一个天才来讲述的悲惨故事，离奇而又黑暗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残酷。

我不是在单单地讲述我自己，我讲的是那个窄小、令人喘不上来气的恐怖景象；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有过、至今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。

姥爷的家里充满了仇恨，大人之间的一切，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，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。

后来我从姥姥那儿知道，母亲来的时候，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强烈要求姥爷分家。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，使他们的分家愿望更加迫切了。他们怕母亲向姥爷要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，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结婚而被扣下了。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。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琐事：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、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，他们吵翻了天。

我们刚到这里没几天，在厨房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。“唰”地一下，两个舅舅都站了起来，俯身向前，指着桌子对面的姥爷狂吼，像疯狗一样龇牙咧嘴。

姥爷用饭勺敲着桌子，脸涨得通红，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道：“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！”

姥姥痛苦地说：“行啦，全分给他们吧，一次性分光拿净，省得他们再吵！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，都是你惯的！”姥爷个头小，但声音却出奇的高。

我的母亲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大家，一声不吭。

这时候，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！弟弟揪住他，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，喘息着、叫骂着、呻吟着。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；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拼命地喊着、劝着，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；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叶芙格妮娅把孩子们带出了厨房。

舅舅们现在都被制服了：

茨冈，一个年轻力壮的学徒工，骑上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；而格里高里·伊凡诺维奇，一个秃顶的大胡子，心平气和地用手巾把舅舅的手捆上了。

舅舅呼呼地喘着气，被紧紧地按在地板上，胡子都扎到了地板缝里。

姥爷捶胸顿足，哀号着：“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！唉！”

战争一开始，我就跳到了炕上，我又好奇又害怕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姥姥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夫舅舅清洗脸上的血迹。他哭着，气得直跺脚。

姥姥痛心地说：“野种们，该清醒清醒了！”

姥爷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，对着姥姥大喊：“老太婆，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！”

姥姥躲到了角落里，号啕大哭：“圣母啊，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有点人性吧！”

姥爷站在她跟前发呆，看着一屋子的狼藉，低声说：“老婆子，你可得注点意，小心他们欺负瓦尔瓦拉！”

“啊，上帝保佑，快把衬衫脱下来，我给你缝缝！”她的个头比姥爷高，拥抱姥爷时，姥爷的头正好贴到了她的肩上。

“哎，分家吧，老婆子！”

“分吧，老爷子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他们俩轻声细语地谈了很久，可到最后，姥爷又像公鸡打鸣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。他指着姥姥叫道："行啦，你比我疼他们！可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，米希加[1]是个没心没肺的驴；雅希加则是个共济会[2]员！"

"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的！"

我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，稀里哗啦地掉进了脏水盆里。

姥爷一个箭步扑过来，把我拎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我的脸，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：

"谁让你在这儿的？是你妈妈吗？"

"是我自己。"

"胡说。"

"不是胡说，是我自己上去的。"

他指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把我扔在了地上："和你爹一个模子！快滚！"

我飞快地逃出了厨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姥爷那双尖锐的绿眼珠老是盯住我不放，我非常害怕他，想方设法地去避开他。他脾气太坏了，从来不与人为善，那个"嗨"拉得长长的，让人厌烦。

休息时，或者是吃晚茶时，姥爷、舅舅们、还有伙计们都从作坊里回来了。他们个个疲惫不堪，手被紫檀染得通红，皮肤被硫酸盐灼伤了。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系着，特别像厨房角落里被熏黑了的圣像。

姥爷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谈话，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。

姥爷身材消瘦，线条分明。圆领绸背心有了个洞；印花布的衬衫也皱巴巴的；裤子上还有补丁。不过他

①米希加和雅希加：分别是米哈伊尔和雅可夫的蔑视称呼。

②共济会：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一个宗教团体。其成员多为自由派人物，不拘礼节，独树一帜。最后逐渐演变成了骂人的话。



的这身穿着比他那两个穿着护胸、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要干净漂亮得多。

我们刚来了没几天，他就开始让我学做祈祷。

别的孩子都比我大，都在跟乌斯平尼耶教堂的一个助祭学识字，从家里就可以看到教堂的金色屋顶。

文静的娜塔莉娅舅妈教我念祷词。她的脸圆圆的，像个孩子；眼睛澄澈见底，穿过她的这双眼睛，好像可以看透她的脑袋，看到她脑袋里的一切。我非常喜欢她的眼睛，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。她双眼眯了起来，低下头，悄声地说："请跟我念：'我们在天之父'快说啊！"

我故意念错，可是温柔的舅妈总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，一点也不生气，这反而让我生气了。

这一天，姥爷问我：

"阿廖沙（阿列克塞的昵称），你今天都干什么来着？玩了吧？我看你头上青了一块，一看就知道你是怎么弄的。弄出一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本事！我问你，'主祷经'念熟了吗？"

舅妈悄然地说："他记性不太好。"

姥爷一声冷笑，红眉毛一挑。

"那就得挨揍了！"

他又问："你爹打过你吗？"

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没有回答。

我母亲说："马克辛从来没有打过他，让我也别打他。"

"为什么？"

"他认为用拳头是教育不出人才的。"

"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！请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！"姥爷气呼呼地骂道。

我感觉受到了侮辱。

"啊哈，你还噘起了嘴！"

他拍了拍我的头，又说：“星期六吧，我要抽萨希加[1]一顿！”

“什么是‘抽’？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姥爷说：“等以后你就知道了！”

我心里开始琢磨着“抽”和“打”的区别，我知道“打”是怎么回事。打猫打狗、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。

可我还没见过打小孩呢。舅舅们惩罚孩子的时候，是用手指头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。孩子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摸摸被弹得起包的地方，接着又去玩了。

我问：“疼吗？”

他们勇敢地回答：“一点也不疼！”

为了顶针的事，他们就挨了弹。

有天晚上，吃过晚茶，正要吃晚饭，两个舅舅和格里高里一起把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匹的布，最后再在上面缀个纸签儿。

米哈伊尔舅舅要对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格里高里搞个恶作剧：他叫 9 岁的侄子把格里高里的顶针放在蜡烛上烧热。萨沙很听话，用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，烧得快红了以后，偷偷地放在格里高里手边，然后就躲了起来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姥爷来了。他想帮帮忙，于是就坐了下来，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。

我听见叫喊声跑进厨房时，姥爷正用烫伤的手指头掸着耳朵，他一边蹦，一边吼着：

“谁干的？你们这群混蛋！”

米哈伊尔舅舅趴在床上，用嘴吹着顶针；格里高

①萨希加：萨沙的蔑视称呼。

里依旧缝他的布料，不动声色，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；姥姥正在削土豆皮；雅可夫舅舅也跑了进来，掩面而笑。

米哈伊尔舅舅抬头看了看，突然说："这是雅可夫家的萨希加干的！"

"胡说！"雅可夫大吼一声跳了起来。

他儿子哭了，指着米哈伊尔叫道："爸爸，是他让我干的！"

两个舅舅骂了起来。

姥爷这时候已经消气了，把土豆皮糊到了手指头上，带着我走了。

大家一致认为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。

我问："要不要抽他一顿？"

"要！"姥爷斜着眼看了我一下。

米哈伊尔舅舅却火了，向我母亲吼道："瓦尔瓦拉，小心点你的狗崽子，别让我把他的脑袋给揪下来！"

母亲毫不示弱："你不敢！"

一时间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母亲说话经常是这么简短有力，一下子就能把别人推到千里之外。

我知道，别人都有点怕母亲，姥爷跟她说话时也是小心翼翼的。

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自豪，曾对表哥们说："我妈妈的力气最大！"

谁也没有表示异议。

可是星期六的事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个信心。

星期六之前，我也犯了错误。

我对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料染色的技术非常感兴趣，黄布遇到黑水就变成了宝石蓝；灰布遇到黄褐色的水就变成了樱桃红。

太奇妙了，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，我很想自己动手试一试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可夫家的萨沙。萨沙是个乖孩子，他总是围着大人转，跟谁都挺好的，谁叫他干点什么，他都会完全服从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夸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，只有姥爷不以为然，他斜着眼瞟一下萨沙说："就会卖弄乖巧！"

萨沙又黑又瘦、双目前凸，讲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，常常被自己给噎住。他总是东张西望的，好像在窥伺什么时机。

我挺讨厌他的。

相反，我挺喜欢米哈伊尔家的萨沙。他总是不太爱动的样子，从不引人注目。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，性格也很温和。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：嘴皮子兜不住它们，都露在了外面。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齿取乐，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。

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昏暗的角落里，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。和他一起坐着很有趣，常常一坐就是一个小时，而且一言不发。我们肩并肩地坐在窗前，眺望天边的晚霞，看着黑色的乌鸦在乌斯可尼耶教堂的金顶上盘旋。乌鸦们飞来飞去，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，一会儿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只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。

看着这一切，一句话也不想说，一种愉快、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心。

雅可夫家的萨沙讲什么都头头是道的。他知道我想染布以后，就让我用柜子里过节时才用的白桌布试试，看能不能把它染成蓝色的。

他说："我知道，白的最好染！"

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桌布拿到了院子里，刚把桌布的一角按入放蓝靛的桶里，茨冈就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。他一把夺过桌布，使劲地拧着，向一边盯着我工作的萨沙喊道："去，把你奶奶叫来！"

他知道事情不妙了，对我说："完了，你要挨揍了！"

姥姥飞奔过来，大叫一声，几乎哭出声来，大骂："你这个别尔米人[1]，大耳朵鬼！摔死你！"

可她马上又劝茨冈："瓦尼亚（茨冈昵称），千万别跟老头子说！尽量把这事瞒过去吧！"

①别尔米人：指芬兰人。

瓦尼亚在自己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着手，说：“就怕萨沙保不住秘密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给他两个戈比，让他别乱说！”

姥姥把我领回了屋子里。

星期六。

晚祷之前有人叫我到厨房去一下。厨房里很黑，外面下着绵绵的秋雨。昏暗的影子里，隐约能看见有一把高大的椅子，上面坐着脸色阴沉的茨冈。姥爷在一边摆弄树条，这些树条都在水里浸湿了。他时不时地舞起一条来，嗖嗖直响。姥姥站在稍远的地方，吸着鼻烟，念念叨叨地说：“唉，还在装模作样呢，捣蛋鬼！”雅可夫家的萨沙坐在一个小凳子上，不断地擦着眼睛，说话声音都变了，像个老叫花子：“行行好，行行好，饶了我吧……”

旁边站着米哈伊尔舅舅家的两个孩子：是我的表哥和表姐，他们也呆若木鸡，都吓傻了。

姥爷说话了。

“好，饶了你。不过，要先揍你一顿！快点脱掉裤子！”

说着抽出一根树条来。

屋子里静得可怕，尽管有姥爷的说话声、有萨沙的屁股在凳子上挪动的声音、还有姥姥的脚在地板上的磨擦声，可是，什么声音也打不破这昏暗的厨房里让人永远也忘不掉的寂静。

萨沙站了起来，慢慢地脱了裤子，两个手提着裤腰，摇摇晃晃地趴到了长凳上。

看着他一系列的动作，我的腿不禁也颤抖起来。

厨房内立刻响起了萨沙的嚎叫声。

“装蒜，让你叫，再尝尝这一下！”

每打一下都是一条红红的肿线，表哥杀猪似的哀嚎声震耳欲聋。

姥爷丝毫不为之所动：“哎，知道了吧，这一下是为了顶针！”

我的心也随着姥爷的手一上一下。

表哥开始反咬我了：“哎呀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明明都告发了染桌布的事啊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